

解剖我自己

坟
热风

鲁迅
著

浙江出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解剖我自己：坟 热风 / 鲁迅著；邓晓芒导读。

— 武汉：崇文书局，2019.9

（太古丛书）

ISBN 978-7-5403-5272-1

I. ① 解…

II. ① 鲁… ② 邓…

III. ① 鲁迅杂文—杂文集

IV. ①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5214 号

我
思


敢于运用你的理智

解剖我自己：坟 热风

出品 崇文书局人文学术出版中心

策划人 梅文辉 (mwh902@163.com)

责任编辑 梅文辉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传媒 崇文书局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C 座 11 层

电话 (027)87680797 邮政编码 430070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08 千字

版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读者服务电话：027-87679738)

本作品之出版权 (含电子版权)、发行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著作权以及本作品装帧设计的著作权均受我国著作权法及有关国际版权公约保护。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改编、转载、印刷、销售、传播之行为，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本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1902年至1909年，留学日本；1912年至1925年，任职于教育部；1926年8月，南下，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1927年9月后，定居上海。

内容简介：

《坟》收1907—1925年所作论文23篇，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热风》收1918—1924年所作杂文41篇，1925年11月由北京北平书局初版。



我
思

敢于运用你的理智

太古丛书

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

太古丛书

01 章太炎 学问与革命：章太炎文选

02 谭嗣同 揭乡愿与大盗：仁学

03 梁启超 国民自新之路：新民说

04 鲁 迅 解剖我自己：坟 热风

出 品：崇文书局人文学术出版中心

策 划 人：梅文辉（mwh902@163.com）

责任编辑：梅文辉

封面设计：张伦（QQ：535569589）



我思图书微信

目 录

孤独的鲁迅	1
坟	13
题记	15
人之历史	18
科学史教篇	28
文化偏至论	39
摩罗诗力说	53
我之节烈观	92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02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114
娜拉走后怎样	123
未有天才之前	130
论雷峰塔的倒掉	134
说胡须	137

论照相之类	142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49
看镜有感	154
春末闲谈	158
灯下漫笔	163
杂忆	171
论“他妈的！”	178
论睁了眼看	182
从胡须说到牙齿	187
坚壁清野主义	196
寡妇主义	200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206
写在《坟》后面	214
热风	221
题记	223
随感录二十五	225
随感录三十三	227
随感录三十五	232
随感录三十六	234

随感录三十七	235
随感录三十八	237
随感录三十九	241
随感录四十	244
随感录四十一	247
随感录四十二	250
随感录四十三	252
随感录四十六	254
随感录四十七	256
随感录四十八	257
随感录四十九	259
随感录五十三	261
随感录五十四	264
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	266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268
随感录五十八 人心很古	269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271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274
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276
随感录六十三 “与幼者”	278

随感录六十四 有无相通·····	280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281
随感录六十六 生命的路·····	282
智识即罪恶·····	284
事实胜于雄辩·····	288
估《学衡》·····	290
为“俄国歌剧团”·····	294
无题·····	296
“以震其艰深”·····	298
所谓“国学”·····	300
儿歌的“反动”·····	302
“一是之学说”·····	304
不懂的音译·····	307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311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13
即小见大·····	316
望勿“纠正”·····	317

孤独的鲁迅

邓晓芒

多年以前，曾听一位朋友谈起，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有数千年，但其实不过一个甲子，60年一循环。当时听后付之一笑，以为很机智，但也未必，夸张而已。不料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的时候，将先生当年所作文章翻来一看，大为惊异，竟如写于昨日。

当然，就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来说，这60年我们是大有长进的。从社会变革上看，这也是确实的。但就思想文化上说呢？的确，鲁迅时代最进步、最先锋的思潮即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我很怕现在那些“新”“后新”“新后新”“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以及“后哲学”“后文学”“后理论”等的时髦，又要来一次对全部文化的“革命”（现在称作“解构”），而与这股势力相抗衡的，现在仿佛只有“国学家”和保守主义了。其实双方恰好是相通的：“后现代”的目标在我们这里正是回归传统。理论家在那里争来争去，多半是为了抢话筒（争夺话语权），一旦真的抢到手，又期期艾艾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在那里做姿态，趁

机亮一回相而已。

然而，正当看客们这边鼓几下巴掌，那边打几声吆喝的时候，鲁迅先生早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天许多人对鲁迅的了解，大多不过道听途说的那几句话，旋即就淹没在各种新说旧说之中，间或看到几篇谈鲁迅的文章，又大都是 50 年代的“胡风分子”和“右派”写的。年轻一代则多以为自己已超越了鲁迅老远，用不着再来捡这出不了风头的老话题了。不过，鲁迅之所以被人们忽视的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思想颇不合国民的口味。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与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精神状况背道而驰的，如莎士比亚就与英国人优雅的绅士派头相去甚远，塞万提斯无情嘲弄的正是西班牙传统的骑士精神。如果他对鲁迅有所了解，他一定会说，鲁迅也正是以他独立的人格抗拒整个国民的劣根性，而成为了“民族魂”。

而这也就注定了鲁迅的孤独了。这种孤独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人理解鲁迅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不论什么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大谈一通鲁迅方面。平心而论，鲁迅在现代文学的作家中，至今还是最受关注的一位。1981 年版的《鲁迅全集》16 卷在 15 年内已印行 9 次，最后一次在中共中央党校图书订货会上以 580 元一套（涨价 100%）的价格一次就订出 6000 套。而且，在鲁迅生前和死后，海内外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一直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的书也不在被禁之列。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鲁迅的不感兴趣，未必不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但这些其实都与鲁迅毫不相干。他自己历来都认为，自己的书被后人高度评

价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只说明国家、民族的不幸，也说明自己白费了力气。他盼望自己的书真正被人遗忘的一天早日到来。

于是，事情便成了这样：无论我们今天是冷落鲁迅，还是抬高鲁迅，我们始终都不能进入鲁迅。鲁迅是孤独的，大众无法和他打交道（于是冷落他），他也无法和大众打交道（于是抬高他）。孤独的鲁迅只和孤独的读者打交道。要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鲁迅的思想与任何其他思想家都不同的特殊之处。

一、自我否定的忏悔精神

鲁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思想中那种深深的忏悔精神，那种极为敏锐的自我批判精神。人们都知道，鲁迅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急先锋；但很少人指出，他的这种反传统首先是针对自己，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在《狂人日记》中，他在批判了中国传统四千年“吃人”的历史之后，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种忏悔，涉及到人性的根，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忏悔，即

对自己“无意中”犯罪（杀父娶母）的忏悔。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而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鲁迅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忏悔、反省、自我否定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类心灵永远是个有待认识的谜，而不是当下即能“返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本性、赤子真心或“童心”。甚至儿童即已有犯罪的萌芽（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罢了。鲁迅在《风筝》中记述了他少年时代折断了他弟弟快要做好的风筝的事，因为他当时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干的勾当；20年后他向弟弟去忏悔，可悲的是弟弟已经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早已不觉得痛苦，于是“无意中吃人”的事仍可以每天在我们周围悄悄地进行。《伤逝》中的忏悔精神则更加明显和强烈。这种忏悔，不是忏悔自己做了某种不符合既定道德标准的事，而恰好是忏悔自己从前自认为光明磊落的行为及其不言而喻的道德标准，即“真诚”，是对没有任何遮掩地袒露出来的一片赤诚进行忏悔。涓生和子君结合的基础是真诚，但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呢？是因为对这真诚未经反省，自以为绝对可靠，双方都不思进取，只是互相依赖，最终互相都成了负担。鲁迅在篇末发出了这样的悲鸣：“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中国人从来只忏悔自己的虚伪，只有鲁迅第一次忏悔了自己的真诚。所谓“遗忘”，是对那原先那么

刻骨铭心的、后来发现是虚假的“爱”的遗忘；所谓“说谎”，是要建立自己的人格面具，将真心深深藏起，不是为了骗人，而是要留给自己来不断地反省和拷问，即为了“抉心自食”。

在《墓碣文》中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当时，“浩歌狂热”最典型的代表是郭沫若，尤其是他的《女神》《凤凰涅槃》等诗篇。郭沫若在其中鼓吹自我包容宇宙、气吞日月，这个“大我”具有“全宇宙的能的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颇有王阳明“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气概。鲁迅却是彻底冷静的，他在这种美好的天上境界里窥见了黑暗的深渊和虚无的寒气。如果说，郭沫若的精神象征是集香木而自焚并再生的火中凤凰，那么，鲁迅的象征则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美国鲁迅研究专家李欧梵评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郭沫若式的狂热瞬间便会消失，成为一种大话、装饰。鲁迅却更早地从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并潜入到自己内心深处。他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发现了自身的矛盾。

这就是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它导致鲁迅对人类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他说：“我的思想

太黑暗……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两地书》，1925年5月30日）在同时代人中，唯有鲁迅承认自己的心是黑暗的，其他人（如郭沫若）则全都自我感觉良好，内心一片光明；唯有鲁迅揭发了自己这样深刻的内心矛盾，其他人则用外在冲突（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掩盖了内心矛盾，想到什么便傲然发表出来，深信会得到喝彩，且的确受到了喝彩。鲁迅的呼声却犹如夜游的鸱枭，令人恐惧和不安，就连他的自言自语，都被怀疑是在骂人。鲁迅的个性和人格就体现在他的不断自我蚕食、毁掉内心一切堂皇的人生支柱而向更深处寻求生命的意义上，但表现出来则是向人类的病根开刀，是不向任何庸众的温情妥协，这就形成了他的“摩罗”性格。

二、大无畏的“摩罗”性格

摩罗，即梵语“魔鬼”之意。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谓世间人当莫不秉有魔血，但“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鲁迅推崇魔性，是着眼于其独立个性及叛逆精神，要“张个性而排众数”，在这方面，尼采、拜伦、雪莱、弥尔顿等人是其精神楷模。中国古代也有屈狷、庄狂、济癫、八怪，但只是外部现象上的一种“乖戾之气”，而在内心生活上，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逍遥自在、率性自得的平和旷达之境，就是死，也觉得自己是“出淤泥而不染”“质本洁来还洁去”“虽九死其犹未悔”，而缺乏性格内在的魔性力量。鲁迅不是这种消极无为的态度，他向